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编者按:小康源自奋斗,小康点亮生活。正值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来临,本报特开辟“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专栏,围绕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讲述群众的故事,展现真挚厚重的人民情怀,刻画守望相助的团结、自强不息的奋斗,突出暖色调、传递正能量,记录家乡迈向小康之路上的点滴感动。

“衣”路走向小康

卢俊英

衣食住行,穿居首位。小康不小康,衣目了然。

我出生在凭票供应的时代。那时候市场上买不到新衣服,想有新衣服就得先买布,买布得有布票。母亲回忆说,布票按照人头发,家庭中不分长幼,一个人头一年发三尺布票,最少的那年只发了二尺八。

按照当时布料宽幅计算,做一件普通中山装大概需要七尺,也就是说,你得积攒三年才能做上一件体面的衣服外套。我的出生为母亲额外争取到二斤红糖票、三尺布票。三尺布能够做一条大人的短裤。

没有布票就买不到布料,有钱也不行,所以布料是大众心中的好东西。亲戚里有人结婚或者过整十的大生日,就送一块布料作贺礼;如果还不足以表达心意,那就送两块。

买布成为一件有仪式感的大事。记得小时候牵着母亲衣角去供销社买布,布柜通常在远离酱缸的最那头,又高又宽,还是全实木的,不比其他货柜用的是玻璃。高高的货架上庄重地排列着为数不多的布匹,母亲隔着宽大的柜台遥遥一指:“那个。柜台里面戴着袖套的售货员板着脸从货架上取下整捆的布砸在台面上,掐着布边用一根超长的木尺丈量,十

分有范。

我喜欢的确良布,在当时满目藏青、普蓝、青灰的年代里,花色鲜艳、质地轻盈的的确良是我踮着脚尖才能触摸到的娇美东西。母亲却很少买,过日子讲究实在,还是青蓝灰的卡其布耐磨。

大约1983年底,国家取消了布票,买布不再受限制。做衣服又成了家庭大事。大约一年冬夏两次,家里要请裁缝师傅来做衣服。夏季裁缝师傅容易请到,冬季家家户户要赶制过年新衣,裁缝师傅简直忙不过来。母亲和姐姐就帮着打下手,比如锁扣眼、缝裤腿边等。姐姐年末豆蔻居然就能做那些,那时的我还只会撅着屁股在小溪里兜虾。

布票的取消,让我们在穿着方面有了更多的追求。有一次,母亲买了一块淡绿色的的确良,做了一条连衣裙,奢侈的大裙摆、泡泡袖,领口还有领带可打蝴蝶结。母亲还觉得不够,用复写纸在书上描了一个垂花样式,用深绿色的丝线在两边衣襟上用手工绣了花。绿裙子是姐姐的。花随秀鬓垂,豆蔻二月春,我才知道原来女孩子可以那么美好。

第二年夏天,那条裙子轮到我了。不知跟昆虫一般跟着我的小妹,看着我把裙摆塞进短裤,撅着屁股在

小溪里兜虾,可有惊艳的感觉?

社会的发展,带给了我们更多穿衣购衣自由。供销社悄然隐退了,街边摊子摆起来了,镇上自由市场开张了,各种款式的成衣销售随处可见。居民中不再流行请裁缝来家做衣服,想要什么款式的衣服,直接上街买来更方便。

暑假里,我们姐妹仁多了一项愉快的消遣——去自由市场买布做衣服。花花绿绿的布,不是一捆一捆码着,而是凌乱地一大堆堆着,由顾客随意翻拣,不量尺寸,只按重量算钱,谓之“称斤布”。这是各种布头,价钱便宜,但得费心谋划能做成啥。市场旁边就有整排的裁缝铺子,买了布直接拿过去,请女裁缝拿软尺量了布料,量了身材,然后决定做什么款式、几天后取衣。女孩子的夏天因为这些“称斤布”变得五彩斑斓。

考上大学那年,母亲给我定制了一条连身开刀裁的裙子,乳白色、小西装翻领。开刀裁的工艺让这件连衣裙显得线条流畅、时尚大气,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费料,可是母亲不在乎。白色的衣裙也不耐脏,母亲照样还是不在乎。母亲看着我,眼里有光。

我不再去小溪兜虾,穿着白裙子,衣袂飘飘地步入新的人生阶段。

清凉之夏

王志广

进入七月,炎热像浪潮,一天热过一天。江南多雨,湿热难耐,总要想些避暑消夏的办法。小时候学校放假,一早就盯着父母生产队出工。他们走后,马上绕着村子跑一圈。几个伙伴心知肚明,不需要喊叫,只要对上一眼,没人看管的,就风一样到溪水边集中。露天的天然游泳池,除了水好,其他就没什么了。长时间泡在水里,水底有几块岩石,哪里有个石洞,摸得一清二楚。

玩累了,就找一树荫下坐着躺着。有不怕打骂的,出些馊主意。哪块田里有什么瓜,哪块瓜小瓜大,从哪儿进去不会被人发现,弹弹西瓜发出什么声响就知道红没红。商量好后,大家如树上的麻雀,叽喳完呼啦一下飞得不见了踪影。过不了多久,就聚到树林里,胆大地抱了西瓜过来。用石头砸开,红了就嘻哈抢着吃。要是白的,就边吃边数落摘瓜人跟傻子一样笨。

除了玩水,买根冰棍舔着吃也是很大的乐趣。对于冰棍的喜欢,真恨不得买一堆来躺在上面慢慢吃。只是家里穷,想想罢了。有时抽屉里找不到一分钱,就摸摸父母衣服的袋角,实在不够,两人凑齐五分,买来一根白糖棒冰,掰断后一人一半。分不均匀时,就把多半的让少的先咬上一口。咬得恰到好处,就高兴着说棒冰的味道好,咬得不好,吵着非要人对

方那半再咬一口回来。

太阳不见后,就在门口的石板上浇些水,去去暑气。从端着碗吃饭开始,石板上就不断有人坐着。几个老人在一起,人手一把蒲扇。扇子简单的是用麦秆、棕榈叶编或缝的,讲究一点的,用蚕丝织的也有。蒲扇扇着风,驱赶着蚊子,鬼怪神妖的故事也就从他们嘴里跑了出来。小孩听着害怕,但又舍不得走,一直要等到很晚才回家。屋里还是闷热,就在地铺上铺张旧凉席,点上粗大的纸包蚊香,出汗的脊背黏着凉席睡觉。

忽然有人家买了台电风扇回来,按钮一按下去,风就出来了。对比当时的经济条件,这是最奢侈的消费了。买电饭锅是省得做饭,自行车让路程更短,多出了时间,就有更多的劳动时间。只有这电扇,买要一大笔钱,又要花电费。难怪有婆婆背后数落儿媳不会过日子,坐着歇息、躺着睡觉还要这样舒坦。正事要用没办法,买风也舍得花钱。自己年年拿把蒲扇,一辈子不是也过来了。

电风扇吹出了风,过日子才算得上如沐春风。原本夏天晚上的睡眠,那是熬夜。热得睡不着,去冲冲凉水,折腾到后半夜,累得筋疲力尽,才能睡着。电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在发明史上功不可没。年轻人可不听老人背后如何唠叨,辛苦赚的钱,快

乐着花。电扇样式越来越美观玲珑,家中也越买越多,一台两台三台,该放的房间一个也不缺。

有了风,没过几年,又觉得夏天不够爽快了,最好还要有冰。很快,冰箱就搬进了厨房。小时要买好多冰棍的想法,这下实现了。有一段时间冰模特别紧俏,我想跟冰箱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吧。买回来的蔬菜肉蛋,瓜果饮料,都往冰箱里塞。放在里面三天五天,取出来新鲜如初。吃起来冰在嘴里,凉爽在心里,这是纯正的生活味道。除了制冷,冰箱还给我们带来些别的方便。比如放药品,保质期长;有些种子催芽,也要放里面。这些都是真的,可不是把大象塞进冰箱之类的笑话。

这几年,酷热的夏天明显感觉短了。不是气温降了,而是有了空调。不仅家里有,走到外面,短途的公交车、长途的火车、自备的私家车,走哪都能把温度调到最舒适的状态。人们不再恐惧炎炎夏日。空调就像掌控天地间冷暖的钥匙,开关随意。生活已经如此之好,这几十年来,幸福指数如塔台点上了火的火箭,嗖嗖往上飞,真不知以后还会如何改变。听说以前帝王之家防暑降温,不是长途跋涉避暑,也就是地窖里取一些保存代价巨大的藏冰。如果知道现在,在无声无息中就已凉风习习,他们可能会感叹,早生了百年?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声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商略诗三首

商略

阅读印象

老年的博尔赫斯。一个每天有二十四小时黑暗的人,日日夜夜巡视着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和破败郊区的月亮

希默斯·希尼。简单、深沉、温暖的干草垛,琴声般明亮的雨水围绕着他,他向大地深处挖掘,黑暗里有泥炭的回声

布罗茨基。因为缺乏野兽,他步入铁笼,因为天空有风标的虚假歌颂,他发出不绝的倔强钟鸣

米沃什。始终爱着瞬间就会消失的世界,他收集传闻、史料,在每一首诗中记录人类失去的事物

佩索阿。人类最后的孩子,纯粹、简单,让人伤心。他不想征服世界,因他非常需要睡眠

吉尔伯特。一个因为失去爱而失去世界的人。上帝和他一起坐在门口,他试着判断自己是否孤独

衣香

在一个傍晚,台灯下
读虞世南,衣香逐举袖,剗动应鸣梭
发现闻到衣香的老人
就是自己。在地铁入口处
年轻女子擦肩而过时
突然送来的香气
后来在窗玻璃反光里
看到自己
长出和他一样柔顺的胡须
以及胸腔里,秘而不宣的
老男人的年轻心跳

如果没有翅膀 闪电不会那么缓慢

如果没有翅膀
缩颈的白鹭
就是一道白色闪电

如果没有翅膀
闪电不会那么缓慢
飞向对岸的火车头宾馆

想起白头的吉尔伯特
从葬礼回来
在他的房间
哭着,四处爬着
寻找美智子的头发
从下水道,到真空吸尘器

像一道白色的闪电,没有技巧,诗意
只有哭泣的声音
黑暗的光